

成人組・散文類

優等



沈信宏

一九八五年生，高雄鳳山人，現任教職、父職，深夜寫字。清華大學台文所畢業，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。曾獲國藝會與文化部創作補助、打狗鳳邑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林榮三文學獎等，作品入選《九歌一〇六年度散文選》。

說話魚

兒子開始學說話的時候，家裡開始養金魚，買了小魚缸、燈管和過濾器，一起在水族店裡看遍上上下下幾排魚缸，最後挑選顏色鮮豔、體形優美的小獅頭回家養。

點燈之後，金魚身體裡埋藏的金箔全被照亮，像浮在水中的珠寶，魚缸比兒子高，他整張臉貼在缸面上，目不轉睛地欣賞，反覆說著「魚」。魚起初畏懼躲遠，後來慢慢湊過來，嘴巴開開合合，冒出氣泡，好像在跟他對話。

兒子很喜歡餵魚，觀光景點若有魚池，旁邊大多設置飼料販賣機，兒子看過別的小孩餵，肥碩的錦鯉推擠過來，為了米粒大小的飼料，在水面上下撲跌翻湧，他也想魔幻地拈指施放，扮演操縱魚群的海神，所以我大多會投幣購買。家裡有魚之後，魚飼料直接放在旁邊，他看過我餵，常常拿飼料衝來找我，焦急地說：「餵！餵！餵！」無時無刻不想餵魚，一天吵好幾次。導致魚只要看到他出現，便紛紛張大嘴，貼在玻璃上無聲呼喊。

兒子吸收理解的辭彙愈來愈多，教過便能記下來，自己套用到其他相似的事物上，四條腿的動物權且通稱為「狗」，圓形的全在嘴裡滾動成「球」，任何事物不再只往嘴裡塞，先動腦替他們分類取名。世界從此為他掀開了盒蓋，翻出更多樂趣。

我可以知道他想玩球，或是想吃草莓，他迫不及待地想學到更多，張口等待我的餵食，常打斷大人說話的節奏，讓我們停頓下來，聽他慢慢說話。

金魚不需要常餵，牠們沒有飽的知覺，吃了就拉，身體後面常牽著與魚飼料相同顏色的長絲。因為金魚排泄頻繁，為求方便清潔，我採用沒有底沙與水草的裸缸。沒過幾天，底部混濁，有如鋪上一層薄薄的黃沙，魚游動時不再晶瑩閃亮，揚起魚屎的沙塵暴。

固定一週換一次水，如果太髒，先用細密的撈網清理，激揚底部沉澱的污屑，撈起粗大的，漂浮水中的碎渣就交給過濾器。換水的時候兒子一定蹲在旁邊，看我用抽管吸起三分之二的水，再撈出淺水缸底慌亂竄游的魚。他一直想奪走我手上的工具，我只得和他一起握著，讓他有些參與感。如果魚缸太髒，滋生黃斑，得將水全部抽出，扛到陽臺仔細刷洗一番。換完水之後，加入藍色的除氯劑，水中映透冷藍色調，像電腦螢幕不時閃現的藍光，魚缸簡直變成一間高科技的無菌實驗室。

我教兒子這是「換水」，像幫魚洗澡一樣。他知道洗澡的意思，欣賞恢復乾淨的魚缸，嘴裡喃念著「洗澡」。兒子嘴裡的每一個詞彙，都是我們精心挑選，傾近耳邊慢慢說進去的。因為不理解，所以他還無法直接擷取我們日常的話語，他說的話全被濾網篩過，顯得純真而毫無雜質。比如在電梯裡教他叫「阿姨」，或是請他和店員說「謝謝」，每個人聽到都熱情地讚美：「好會說話喔！」孩子有如一道澄

澈的光，照亮旁人昏濁的瞳孔，回憶起語言最單純的模樣。

我們家每個人都愛說話，孩子被聒噪的聲響包圍，唇齒日益靈活，比起同年紀的孩子發展更快。別人仍在單詞間顛簸跳躍，他已經可以流暢地在句子上滑行。我們常誇他是語言神童，讚歎他任何微小的進步，所以他更有自信與意識地學習。不知道從哪個時刻開始，他專注傾聽我們說的話，耳朵不再是只供進出的通道，他封閉出口，監禁所有鑽進他耳裡的語句，如果有重複出現的，仔細查驗，用嘴巴摸索出明確的形狀。

我常和兒子處在一起，每天開車接送他去阿嬤家，上班路上，時間緊迫地由後方追來，我跟著焦慮，車內像升溫的烤箱，平日的冷靜漸漸變質。急按喇叭的同時，嘴巴也在車裡大罵，我最常罵「白癡」，從此刻印在兒子的腦海裡。他說出口時已雕琢出圓潤自然的音調，但不為罵人，只是複述。阿嬤最先聽到，她反應靈敏，立刻假裝沒聽見，冷靜不回應。驚恐地跟我討論時，躲到一邊，壓低音量，怕兒子誤以為又是在誇獎他。

我慚愧地向她自首，她小聲斥責：「他現在愈來愈會說話，很愛學大人，不能再亂說話。」

過沒幾天，兒子果然在我按喇叭時，比我更勇敢地罵出「白癡」。我靜默不語，徹底封閉我這條髒污的舌頭，怕再多罵幾次，他就能將我當下的情緒、周遭狀況與

指稱的對象全面載錄，將這個詞立體地捏塑成形。

但壞習慣實在難改，路況太糟的時候，或龜速車拖著我爬過好幾個紅綠燈的時候，我從腳板開始扭動，屁股坐不住，手指一直敲方向盤，頭搖個不停，最後病入膏肓，舌頭終於失控，鑽出矜持的牙縫，兒子立刻跟著罵。我覺得他像進化的遊戲人物，這句髒話閃爍著華麗的光芒填入他的技能框，搭襯氣勢磅礴的配樂。

那天回家之後，魚缸裡的魚死了一隻。

前一天晚上那魚就已沉入底部，偶爾游動，像喝醉酒一樣歪斜無力，我擔心地跟妻子說這隻魚似乎快死了，妻子卻覺得牠可能會好起來，兒子跟著湊近，觀察那隻病懨懨的魚，一直問我：「牠快死了？」我搖搖頭，說牠只是生病。猜想是缸壁上不管刷洗幾次都會重新冒出的黃斑害的。

死掉的金魚並未翻肚浮在水面上，屍體順著過濾器的水流漂移翻轉，像掉入缸中的異物。兒子發現後指著說：「魚死了！」不知不覺學會「死」的概念，組織完整的句子表達。他見我撈起後丟進垃圾桶，覺得少了一個朋友，怒氣沖沖地罵我「白癡」，衝過來想撿。我已無力挽回，只能先沉默，把魚重新撿起來，用衛生紙溫柔包覆，再向他承諾會讓魚沉睡在更美好的地方。

盡力向一臉困惑的他解釋之後，板起臉問他剛剛誰罵人，他隱約覺得苗頭不對，先指那些張口的魚，停頓一陣，短短的手指明確地轉向我。

兒子腦袋裡的路徑不斷分歧下掘到我無法探測的深度，以前輕巧飄逝的語句，現在一一失速墜落，撞擊出曲折複雜的聲響，窖藏在他的腦袋深處不斷擠壓演化，有天會像灼熱的岩漿一樣，從口腔噴射出來。兒子不再是可愛的仿說玩偶，他是一座能量巨大的活火山。

實在不想再讓魚褪色死去，查網路之後，發現魚的死因可能是硝化菌系統未完整建立，無力瓦解缸內累積的毒素，所以缸裡體弱的魚便被毒死了。少餵魚、多換水清潔，再去添購一些濾材，希望殺滅水中不可見的毒素。但換水也是一門學問，因為改成兩三天換一次，不想浪費太多時間，不再提前曬水，不等新水緩慢滴流。結果隔天又死一隻，這次瞞著兒子偷偷丟掉。原來過度劇烈的水質震盪對魚也是傷害，透明的水裡竟流動著許多隱形的兇器。

不知為何，愈常換水洗魚缸，裡面的水反而更髒，黃斑快速散播，水色轉綠。儘管將水全部換新，沒幾天就又濃郁到看不見魚。可能養太多魚，整天照燈，綠藻得到充足的養分，鑽藏在過濾器難以清洗的窄管裡快速增生。買好多隻以藻為食的螺，雖然它們活躍地四處蠕動，伸出白牙刮除缸壁的黃斑，但水色沒有絲毫改變。

兒子覺得綠水很新奇，想找到躲藏在綠霧中的魚，發現自己長得夠高了，常常伸手探進魚缸裡。我喝止幾次，他依然故我，見我愈來愈凶，常擺出僵硬的臉色瞪他，他竟指責我是「老K」，我不懂詞意，他又罵我從未聽過的「臭B」，最後再

吼他最熟悉的「白癡」。他的面孔因生氣而扭曲，變異成我不再熟悉的模樣，我們之間隔著玻璃，他的純真被迷霧籠罩。

我猜測那是從阿嬤家裡學來的，趁兒子睡著之後，打電話確認，阿嬤尷尬地笑，說「老K」是她罵阿公愛生氣、擺臭臉的用詞，至於「臭B」是她自創來替代髒話的，「臭Baby」的意思。她只是偶爾低調地說，以為兒子聽不懂就不會學，她歉疚地說她會小心。

妻子等兒子睡熟跑出房間，罵我決定養魚卻不用心清潔，不想辦法，囤放一個大毒缸在家裡，不美觀，還害好奇的兒子沾染髒水，不如整缸丟棄。我和她就這樣吵起來，怕吵醒兒子，壓低激昂的情緒，拉近彼此距離以氣音交戰。

不管如何防制，那些綠藻都能覆水重來，我甚至覺得那些藻已經扎根在魚鱗的縫隙之間，換水根本徒勞無功。可是養了這麼久的魚豈能狠心丟棄？

一轉頭，看見兒子睡眼惺忪地站在房門口，聽我們以猙獰面容小心翼翼地吵架，不知道他站在那裡多久。我們瞬間靜默，這下子，剛剛所有的話語全都變成真切的傷害了。

那次吵架果然被兒子聽得一清二楚。被強烈的語氣攻擊後，他學會挺身回擊，在之後的日子陸續重現，像撕開結痂的傷口，像提醒我們原來曾說過這些話，以為尋常，轉到兒子嘴裡竟這麼難聽。

我索性不再管魚缸，想到才換水，一年間魚一隻一隻死掉，心底反而有種解脫的感受。說話時不再掩蔽或壓抑，即時和妻子爭辯，重新讓真實的情緒掌管話語。畢竟兒子漸漸能夠溝通，與其預防，不如替他描深那條隱隱浮顯的是非界線。

有天我們又到水族店，想詢問店員專業的意見，兒子吵著要買魚，水質的問題沒解決，我不敢答應，而且魚愈少，水質愈穩定。兒子和人大吵，我說一句，他就回應一句，每一個憤怒的表情和話語，都能疊上身邊不同人的臉孔，他有時顯然不知道自己吼出口的話是什麼意思，只學到架勢。他急著將所有人掉落的零件都拼組在身上，變成移動時遲鈍而怪異的巨大機器人。

我訝異到再也無法接話，妻子也只能站在原地，我們又變得沉默，店裡的眼睛全望過來，我們尷尬到不知道下一步該往何處去。

後來在店員推薦下買了除藻劑，雖然是化學製品，保證不傷魚，按照指示滴入，等候一日，真的清澈許多，本來流動在水中的綠光凝聚成碎末，吸附在濾網上，這才真正看見綠藻的形體，換洗過幾遍，愈來愈少。換水後再滴，完成所有步驟，水不再變綠。

此後魚缸裡只剩一隻魚，水和空氣一樣透明，空間非常寬敞，魚自在游動，彷彿下一秒就可以游來身邊。兒子終於又能將魚看得一清二楚，常拿著小板凳坐在缸前，眼睛似乎也滌清許多。他恢復每天餵食的習慣，和魚流利對話，他們一起健康

快樂地長大。

妻子曾提議乾脆把魚放生，何必為區區一隻魚日日耗電，讓家裡瀰漫從未乾涸的水聲。我說這魚如果游進城市的水道，可能會被幻麗繁複的毒素激變成怪物。

一眨眼，養魚兩年多，兒子長到可以入學的年紀，終於不用一天到晚黏在我們幾個家人身邊。有天夜裡我夢到那隻唯一的魚死了，驚醒後轉頭看見兒子裹在被裡安睡，睫毛和嘴唇有如雲朵，隨著呼吸輕盈飄動，沉靜的像教堂頂端天使的雕像。

抬頭確認時間，意識更加清醒之後，我突然非常害怕，因為就是今天，今天早晨就要送他去幼兒園了。

* 評審評語

雙線寫兒子學說話與養金魚，帶出兒子逐漸長大，宛如一塊海綿或一面鏡子，吸附、反映了大人的一言一行，比喻井然、象徵工整，但不失之於造作。一路讀來，尾聲：「這魚如果游進城市的水道，可能會被幻麗繁複的毒素激變成怪物」，對照因為兒子要被送去幼兒園，作者「突然非常害怕」，寫的雖是尋常的市井生活，讀來卻像末世寓言。

——王盛弘

* 得獎感言

說話很難，說話給別人聽更難，可以自行墜毀，也可以牽連成巨大的災禍。至少我在這一次把話稍微說好一些，以後或許可以更冷靜沉穩，用自己的腔調，讓孩子好好地學，一起好好說話。感謝評審，感謝新北市。